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JEAN CHRISTOPHE 下

[法] 罗曼·罗兰◎著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中国致公出版社

约翰·克利斯朵夫

[法] 罗曼·罗兰◎著 樊成华 高建伟 程永然◎译

Jean-Christophe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翰·克利斯朵夫/(法)罗曼·罗兰(Rolland, R.)著;樊成华,高建伟,程永然译.—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5辑)

ISBN 7-80179-152-5

I. ①约… II. ①罗…②樊…③高…④程…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309 号

约翰·克利斯朵夫

译者:樊成华 高建伟 程永然

责任编辑:子 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富达印刷厂

开 本:880×1240 1/32

印 张:170

字 数:4865 千字

版 次:2005年1月第3版 200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179-152-5/I·005

定价:342.00 元(全十九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序 言	(1)
卷一 破晓	(5)
卷二 黎明	(50)
卷三 少年	(100)
卷四 反抗	(186)
卷五 节场	(328)
卷六 安多纳德	(411)
卷七 户内	(453)
卷八 女友	(535)
卷九 燃棘	(628)
卷十 新生	(718)

卷六 安多纳德

耶南是那种血统纯正且踞守内地的世家之一。在经过众多的社会变革后,这种世家出乎意料地在法国依然众多,更重要的是,世家与乡土之间有一种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深深的联系。除非出现重大变故,否则,你永远也无法使他们脱离本土。这种依恋情绪没有任何根据,也没有利害关系可言,纵使是因为史迹而怀古,却也只是少数墨客才会如此。然而,有一种潜在的、强有力的感觉一直在所有人心里滋长,仿佛他们是这土地的一分子,与土地息息相关,感受它最细微的变化。总之,它们的心是相连在一起跳动的。要知道,能打动人心的,不是非得是景色怕人,那些最淳朴且最贴心的地方才是最能打动人心的。

耶南一家就是住在法国中部的世家,那里没有一点儿胜景,也没有一座纪念建筑或古迹。那里有的只是湿润的土地、静默的小城以及单调的田野、农田、草原、小溪、森林等等,总之,它那单调黯淡的面目在那条混浊静止的运河中暴露无遗。然而,虽然这里一点儿都不能引人入胜,但它那种沉默却有一种吸引力:它那静止的景象及那种静谧的空气,那种单调,对于世代代居住在那里的人来说,是一种深沉的甜美,是惹人喜爱的,忘不了的,而初次领教的人则会不能忍受。

耶南一家世代就住在此地。因为家中一位稍长的人,一生都在辑录家谱,把一些默默无闻、微不足道的人物材料整理起来。所以,耶南人住在城里或乡村的历史可追溯到十六世纪。在所有人当中,安东尼·耶南的父亲奥古斯丁是较出名的,因为他很会做买卖,又在城里办了一个银行。当然,他非常能干、勤劳,而且做事不太拘泥,做人又挺规矩。但爱享受,又有农夫般的狡猾和顽强。平常,因为他爱开玩笑挖苦人,说话直言不讳,又因他资财雄厚,故颇得人们敬重。他精神饱满,又矮又胖,留着痘疤的红脸上有一双神采奕奕的眼睛,是个典型的南方汉子。另外他很好色——至今还改不了,而且好吃好喝,喜欢讲一些粗野的笑话。当他与推事、公证人及神父等等(当然,耶南老头儿是瞧不起教士的,但若这个教士能吃的话,又另当别论)几个和他同类的人吃饭时,那么满屋子都是粗野的笑骂,连厨房

里的仆役和街场上的邻居都被这快活劲儿给逗乐啦。

后来,在夏季的一个热天里,老奥古斯丁因为去地窖装酒,得了肺炎,当晚便去世了。虽然他不相信另一个世界,但为避免妇女们的啰嗦,他像那位反教会的布尔奇亚一样,在最后一分钟履行了所有的教会仪式。当然,他对这些手续无所谓;再则,死后之事也说不清……

儿子安东尼继承父业,安东尼如他父亲一样,是个矮胖子,有一张留有鬓角、绯红且欢欢喜喜的脸。他说话短促,语音含糊,声音较响亮,且爱打手势。因为银行的历史悠久,而且又处于发展之中,所以他只需守着这份家业就行啦,因为他很有规律,又很用心去办事,故办事能力还不算坏。只是他没有父亲的理财能力,故对事业的成功没出多大的力。安东尼有一股平民气息:殷勤、爽直,时常真情流露——他不浪费金钱却滥用感情,爱流泪,为任何灾难真心难过——这使受难的人感动,所以无论在哪里,他的人缘都较好,并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可以说,他是个体面人。

像绝大多数人一样,他是个外表激动而心肠温和的老革命党,是自由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他是个市议员——像所有的同僚一样,他爱捉弄本地区的神父和宣道师,并以此为乐。而反教会的举动,则永远是他们夫妻争执的内容——正如这个小城的每一个家庭一样。

安东尼爱好文学,像他那时代的内地人一样,他受拉丁文学的影响较深,能背诵其中的一些文章,而且对拉·封丹、布瓦洛、伏尔泰等的格言和十八世纪小品诗人的名句都有所了解,还能模仿他们写的诗——这个癖好给他带来了声誉。因为在他的圈子里有不少这样的人,他的滑稽诗、四句诗、限韵诗、讥讽诗、歌谣等等被到处传抄。有些虽然很唐突,比如说口腹之欲的神秘,但是,它们却很风趣。

安东尼,这个健康、快乐、活泼的汉子,却有一个与他粗鲁豪放的乐天主义性格相反的妻子——吕西·特·维廉哀——她的姓原本只是特维廉哀,后来却不知为什么一分为二,变成特·维廉哀。吕西·特·维廉哀又瘦又高,比安东尼高出一个头,身段婀娜,又很会打扮,举止大方但有些拘谨,使她显得比实际年龄大。她很贤惠,但对别人却很严格,不允许有丝毫过失,使大家觉得她很严厉傲慢。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们家世代都是法官,是法国司法界中的人物——这使得他们看重人格尊严,做人诚实不欺,但显得有些迂腐。吕西·特·维廉哀对宗教很虔诚,为了这个,常与安东尼争辩,可是他们却很相爱。

但是在实际事务里，两人都不很精明：安东尼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一看到别人对他友善，便会上当；吕西则因为对商业毫无兴趣，更是从发表意见。

安东尼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叫安多纳德，一个儿子叫奥里维，比安多纳德小五岁。

安多纳德是个褐发姑娘，很漂亮，她有一张法国式的娇美的面孔。她的眼睛相当有神，下巴相当秀气，而她的小鼻子长得笔直——用法国一位老肖像家的话来说，是那种清秀的、笔挺的鼻子。她从安东尼那儿遗传来无忧无虑的脾气。

而奥里维则是个娇弱的孩子，头发淡黄——小时候因经常受疾病的光顾而健康状况不好。这一点，也使他赢得了全家的疼爱。但他矮小的身材及虚弱的身子使他很早就成为一个抑郁寡欢、爱幻想、怕死的孩子，他缺乏一点儿勇气：他怕见人，喜欢独自一人，觉得和其他孩子玩儿很不快活，他讨厌他们的游戏，尤其是受不了他们的打架，他挨他们的打——但不敢自卫，怕伤害别人——要不是靠着父亲的地位，他的小朋友们恐怕会折磨死他。他心软，心思细腻几近病态：只要随便一句硬话，一个同情的表示或埋怨一句，就能使他痛哭一场。于是，他那健全的姐姐安多纳德便叫他泪人儿，并经常嘲笑他。

随着时光的流逝，安多纳德越长越美。别人这样说，她自己也清楚，于是高兴地给自己编未来的梦。而忧郁的奥里维则像女孩子一样需要爱别人，也需要有人爱他，一接触外界就不适应，便躲进自己的世界去胡思乱想。他自己造出三个幻想朋友：约翰、哀蒂安、法郎梭阿，他老是和他们在一起，而不和年龄相仿的同伴往来。他睡得多。早晨，家里人叫他起床，他往往呆呆地出神。要不，他会把两只袜子套在一只脚上，更要命的是，双手浸在脸盆里，他也会出神。在书桌上写字或温课的时候，他又会不停地胡思乱想，然后突然醒来，发现什么都没做。纵使在饭桌上，他也有出神的可能，人家和他说话，他会吓一跳，过了两分钟才回答，回答了半天又不知该说什么。他总是迷迷糊糊地对自己窃窃私语，过着单调的岁月。这周围的一切动静，家里的所有声音，都在他头脑中产生模糊的幻象。他经常像只不声不响的小耗子坐在一角，嘴里吃着东西，拼命地竖着耳朵听，并赋予那些声音和大人谈话的内容以自己的想像。虽然如此，这性格不同的两姐弟却十分相爱。

对奥里维来说，一年最好的季节是春秋时在郊外别墅过的日子。因为在那里一个人都看不到，他可以尽情地幻想，因为姐弟俩秉承了母亲的贵族脾气，故像所有布尔乔亚的子弟一样，两个孩子是不接触平民的，他们对奴仆和长工有点儿厌恶，并有点儿害怕。在那儿，奥里维成天骑在一棵树上读缪查或奥诺埃夫人的美丽童话，《天方夜谭》，或是游记体的小说——因为法国内地的青年对外界充满幻想，常渴望出游。当一个小树林把小屋子遮住了，奥里维便幻想他在遥远的地方，心里就很高兴。尽管四周尽是树木，他依然可从树叶的空隙里看见远处黄黄的葡萄藤和草原上的牛。尖锐的鸣声打破田野的静寂，和咯咯的鸡叫遥相呼应，仓库里传出一阵阵的捣杵声，万物跳跃在这个恬静的天地中：一行老是匆匆忙忙的蚂蚁，满载而归的蜜蜂，漂亮的却到处乱撞的黄蜂——所有的这些小生灵都急匆匆的，当他听到安多纳德在花园的那头儿把秋千荡得高高的而使铁钩摇得咯吱咯吱地响时，奥里维就安心地对自己笑笑。

安多纳德也在依着她的方式做梦。因为好奇又贪嘴，她成天在园子里跑，偶尔啄些葡萄，偷偷摘个桃子，爬上枣树，偶尔走过小黄梅树时轻轻摇几下，摇下些小黄梅。再不然，她就不顾禁令去采花，偷偷溜入花园深处，尽情地在醉人的花心中嗅着，随后就把一朵蔷薇一眨眼摘到手，把赃物放在怀中，放在她敞开着的衬衣底下微微隆起的小乳房中间……还有一件被禁止而她却觉得挺有意思的事便是脱掉鞋袜，赤着脚踏在充满凉意的细沙或潮湿草地的小径上，或是踩在阴处冰冷的或是被阳光烤得发烫的石板上，要不然她会用脚、用腿、用膝盖去接触溪水、土地和阳光。要是心血来潮，她会躺在柏树阴下，望着自己近乎透明的手，心不在焉地印上几个吻，然后她会用藤蔓和橡树叶做成冠冕、项链和裙子，把自己装扮成野蛮人的公主，自个儿绕着小喷水池跳舞，拼命打转，直到晕眩得倒在草地上，把脸埋进草里，莫名其妙地狂笑不已。

两个孩子就这样打发时光，虽然只隔几步，但却互不干涉——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当安多纳德想捉弄小兄弟时，她便会走过去，把一把松针扔在奥里维的鼻子上。或者摇着他的树，威吓他要把他摔下来，要不突然扑过去，嘴里叫着：“呜！呜……”

安多纳德有时拼命想与奥里维淘气，为霸占他的位置，谎称母亲在叫他，要他从树上爬下来，然后自己占上去。当然，这个连两分钟也安静不下来的姑娘根本不可能永远待在树上，当她骑在树上把奥

里维戏弄够了，看到奥里维快哭出来时，她就会爬下来、扑倒他用草擦他的鼻子。奥里维根本挣脱不了，只好躺在那里不动，装出一副可怜相，于是，安多纳德就抱他一下儿，笑着跑开，临走还往他嘴里塞一把草。

安多纳德老是笑，即使在夜里做梦也笑。每当奥里维在隔壁屋子里醒着、梦幻着时，安多纳德的傻笑及断断续续的梦话总把奥里维吓一跳，不过也有例外：当外边风把树吹得簌簌响，而猫头鹰又在哭，或者隐隐传来树林深处农家的狗叫声时，在半明半暗的夜色中，奥里维看到树像幽灵一样在窗前摇曳时，安多纳德的笑声倒让他安心。

受到母亲的影响，安多纳德和奥里维都笃信宗教，特别是奥里维，受影响尤其严重。所以，当两个孩子听到父亲反对宗教的言论时，都很害怕。幸运的是，他们的父亲像多数不信宗教的布尔乔亚人一样，认为家里人信仰也好，故给予了他们自由，他主要是因为他虽不信教，但却信有神，而且必要时还要请神父——那即使没有好处，也不见得有害，正如一个人不一定因为家里有火才去保火险。更何况，在敌方有些盟友也是好的——将来的事，谁也没有把握，他在自由方面是相当仁慈的。

奥里维很有点儿神秘，温柔和轻信使他需要一种依傍，在平日忏悔的时候，把自己交给可尽情倾诉的无形朋友让他感觉舒服，因为他对你张开双臂，可以完全懂得你的心思，体谅你——他简直失去了自我，他觉得信仰这东西是相当自然的，根本不知别人为何有疑问。他想，要不是别人心存恶意，便是上帝在惩罚他们。奥里维往往在这种谦卑和爱的空气中洗过了澡，认为心灵得到了净化。他还暗自向上帝祷告，求他点化他顽石般的父亲，他父亲有一次参观一所教堂而得到了个十字，使他大感安慰。

奥里维因为长得又瘦又苍白、体弱多病而感到非常痛苦。他特别受不了别人谈他的身体，他在逃避着人生，逃避着自己，沉浸在这个传说与信仰的世界里——他有严重的悲观情绪。但是，他自己完全不觉得，还觉得别人也一样，所以他从不在休息的时候到园子里玩，反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面吃点心，一面写遗嘱。

姐弟俩都有音乐素质——尤其奥里维天赋更高，所有音乐如信仰一样，成为他们可以躲掉白天信仰的避难所。但这仅限于趣味，因为内地人所谓音乐，就是本地铜管队所奏的进行曲或是逢节的时候奏的乐曲，或是教堂里管风琴所奏的浪漫曲和中产阶级的小姐们弹

不准音的圆舞曲波尔卡，要不就是通俗歌曲的序曲，莫扎特的两三支奏鸣曲。招待宾客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吃过夜饭，懂一点儿的都被请出来献技：他们先推辞，后来在大家的请求下奏一个拿手的曲子——在场的人给予高度赞美——老是那几支，在老地方弹错，因此，没有人在这方面指导他们。

对于两个孩子来说，晚餐的乐趣完全被每次都得来一下儿的这套玩意儿给破坏了——要是两个人合作的话情况还好些——特别是巴尚的《中国旅行》或韦伯的小曲，因为姐弟俩配合很好。可是要他们独奏，那就不太好办。安多纳德还比较勇敢——因为她明知躲不过——虽然她很烦，还是勉强坐在钢琴前开始弹她的回旋曲，弹得七零八落的，然后掉过头向大家点一点：“啊，我忘啦……”说着又跳过几拍重新开始，终于弹完后，在客人的赞叹声中坐回去。因完成了任务而如释重负，然而又笑着说：“错了不少呢！……”

可奥里维就没有这样的好脾气，同别人谈话，他就已经很难受了，他根本受不了被别人瞩目，还在人前献技——更何况，是为那些听不懂——甚至其实觉得厌烦而这么做只是出于习惯的人，他拼命地拒绝——虽然，他知道拒绝也没用。但他有的晚上为了躲避，宁可躲在一间房里或走廊里，甚至躲到阁楼。可是，他越是抗拒，别人越是请求，话也越俏皮反而让父母不快。有时，因过分执拗还得挨几个耳光，最后的结果他还得弹。过后他很伤心，因为他是真正爱音乐的，而弹奏的结果却理所当然是坏得很的。

幸运的是，小奥里维也有点儿音乐食粮：那就是外曾祖收藏的意大利歌曲。

奥里维经常自弹自乐，虽然对于所弹的东西，他并不理解，只知道一味消极地体会，但他却深深地受到触动，这或许是受母亲的影响吧——那些司法界中的人——脑子的人文主义，遇到一个算术题就会弄昏头，据说她有个远房兄弟进了经纬局——当他们认为他是个奇人时，她的远房兄弟却为那份工作发了疯。而在父亲方面——内地出身的布尔乔亚讲求实际，可是因为太过于休闲，或日子过得太容易，以为人情世故是行事准则，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可靠它解决。所以他们把科学家与艺术家混为一谈，惟一的区别是，科学家比较实际，而艺术家比较高雅。原因就是艺术家是一无所用的，而一无所用就有点儿高雅味，而科学家则有学问且有些疯癫，口头上相当能干，但一离开数字的工厂便完了——这就像耍手艺的工人——似乎不大

体面。所以，他们全家认为要是没有精通人情世故、又有经商经验的人来领导科学家，科学家肯定没有成就。所以一切科学在他们家是陌生的，并没有人想到教他学和声。

但是，刚才提到的经商经验只是因循守旧，所以只能应付简单事，而并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可靠。倘若出了些意外，必须做出果断决定，他们则无能为力了。

而对于银行家耶南这一等人，因为什么事都在意料之中，都是生活细节的重演，所以在业务上没碰上过麻烦。安东尼一直认为自己较为聪明，因为他虽不具经商头脑，但接手后却一帆风顺，他预备将家业传给儿子，因为一个人只要认真踏实便行了的思想在作怪，他并不关心儿子的爱好，也不培养他经营的能力，让孩子们自由生长。因为疼他们，他尤其希望他们幸福。奥里维姐弟俩根本不懂生活的残酷，他们以为可以永远这样：环境安定，在一个受人尊重的富贵家庭里，有一个慈祥的、爱他们的、有身分的父亲，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太明媚了。

奥里维举行初领圣体的大典时，他仍昏沉地沉浸在自己的幻梦里。而那年安多纳德刚好十六岁，当她听到暖人心的希望之歌时，她感觉好似走在四月的春风里，而身心则如鲜花般地怒放。这十六岁的小姑娘心情特别愉快：她知道自己长得很美丽——更重要的是听到别人也如是说，特别是父亲无尽的赞美，更让她不知所措。

安东尼特别宠爱他的女儿，当看到安多纳德举镜自赏、卖弄风情或天真娇媚地耍小手段时，他感到一阵阵快乐。那时，他就会把她抱在膝上，和她开玩笑，说她迷倒了多少个男子；然后列出那些人的姓名：都是些老成的布尔乔亚，又老又丑。安多纳德就会急得大叫，然后大笑着抱住父亲的脖子，那刻，安东尼就吻着她的手唱起那支老山歌：

俏姑娘要什么？

一定要个丑丈夫。

那刻，安多纳德就微笑着摸着父亲的胡子接唱下去：

不论丑，还是美，

就请太太来做媒。

她决心自己挑选丈夫，因为她知道自己会有钱的：父亲已经告诉她，她是会有一份极丰富的陪嫁的。而当地有儿子的大户人家已为她做了许多准备，极力地奉承她，准备捕捉那条美丽的小银鱼。但那

条鱼早已识破了他们的用心，只是觉得好玩——有人捉让她觉得高兴，却不愿被人捉住，更何况她早已有了心仪的对象。

当地贵族中有个人叫鲍尼凡，长得很英俊，并很强壮，只是相当胖。他整天就会打猎、吃喝、睡觉，但他人很聪明，举止很文雅，而且很会跳舞，更重要的是他家在郊外有座城堡，在大森林的围绕中，中间还有几口养鱼的池塘。他正在向耶南家献殷勤，鲍尼凡不时找借口登门拜访：他穿着长靴、骑着马或坐着双轮马车从古堡向城里进发。有时，他还会带些野味或送花给太太们——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耶南小姐。有时，他们会在花园里一同散步，愉快地谈天，他把踢马刺蹬得咔咔地响，因为他的极力巴结，满足了安多纳德的骄傲，她觉得他非常可爱，并感觉初恋的岁月是何等的温柔——她完全陶醉在温柔乡了。而奥里维却讨厌他，因为他一直觉得这个身强力壮的家伙很粗鲁蠢笨，并且他的手那么有力，笑声张狂，还爱拧他的脸。当然，更重要的是，那个陌生人爱他姐姐……爱属于他的姐姐……当然，这种思想是不自觉的。

然而，和其他布尔乔亚家庭一样，大祸降临了耶南一家。几百年来，布尔乔亚就立在这一方土地上，吸尽了养分，他们自认为和他们的土地定会永存，却不知脚下的泥土早已死亡。他们的根须早断了，只消一铲子便会崩塌，从来不知树身要是坚固的话，即使风吹雨打，也只能打断几枝树丫，而动不了根本。银行家耶南同老布尔乔亚一样，是个虚荣又易轻信别人的人物。他以为表面就是实际，他对金钱的控制能力不是很强，纵使在商业方面，他也不知谨慎。他从来拒绝朋友向他借钱，而且借了钱他从来也不写张收据，对人家所欠的账目登记得不清楚，别人不还，他也不要——他认为别人相信他的善意，他也该相信别人。而且，他表面上很决断，实际上却是胆小怕事之辈。他从不怀疑别人的偿还能力，不敢回绝别人的请求。反正，他谁都不愿得罪——仿佛那会受到侮辱似的，因此，他就不停地让步。为了骗自己，他很热情——好像别人借钱是在帮他。然而，这种事情却未博得债务人的好感，因为感激应像果子一样及时地采摘，否则在树上老了，就会腐烂、变质——过了几个月，受过耶南恩惠的人，都以为理所应当，他们甚至认为，耶南先生之所以会帮他们，是含有一定的目的，即使是有心人也以为送过一头野兔或一篮鸡子给银行家，就算是还了债务或还了情分。当然，以上的一切对于银行家来说是小数目——由于世代相传的俭省及懊悔，自己太挥霍，这还不致使

他的财产受到严重的损伤。所以，大体上，银行家过得还是挺舒畅的。

然而，不幸的是，有一天耶南遇到一个办大企业的阴谋家。他在了解耶南的底细之后，知道耶南是那种驯服的绵羊。天生是该被人剪毛的，便拿出他的一贯伎俩：先证明他的身分，拿出一般阔朋友写给他的信——内容是一般的应酬，或别人请他吃饭，或他请别人吃饭——因为法国人向来是讲究客套的，并不会因为认识一个人不到半个小时而拒绝饭局——只要这个人不开口借钱的话。然后又称他朋友中间有三个部长，一个总主教，一大批参议员，一群文艺界与金融界的名人。因为那家伙好摆架子，又挂着荣誉团勋章且口气威严，所以对付耶南这种被他看中的人是相当有效的。一般来说，如果一个聪明人想让有钱的邻居帮助时，一定会找只领头羊跳下去，然后再引其他羊下水，耶南便是那只领头羊——他完全被来客的辞令、交际方式，及其风度迷惑了。他首先用一点儿钱去搏，结果正如所有骗局的序幕一样，他成功了。于是他把所有的钱，并且连存户的钱都放了下去——他以为肯定能成，想得意地告诉人家他挣了不少，所以，他对客户是隐瞒的。然而，正如所有骗局的结局一样，他失败了。一位根本未想到耶南也是受害人的巴黎商号在给耶南的信里提出一桩新的倒闭案。耶南的轻率举动——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他把这事瞒得很紧，没有向消息灵通的人打听一下，只是相信自己绝不会错的。

耶南匆忙地搭上去巴黎的火车，去找那家伙，问清事实的真相。结果人未找到，却发现事实严酷的存在。他心慌意乱地回来，想拖时间，以他的乐观脾气，努力找补救的办法，故外边人一点儿也不知道。为了弥补客户们的损失，他竭力去做种种尝试，但因他的无知和慌乱把成功的机会也丧失掉了。在到处借款而处处碰鼻的情况下，他无可奈何地把仅有的少数资本拿去投机，然而这终于毁了他。于是，他变得易怒、抑郁，外边人还以为他的身体不好——他在外面虽勉强欢笑，可那恶劣的心情却隐藏不住。但在家里，他简直变了一个人：他时常大发脾气，突然冲到一个房间里乱翻，撒一地的纸片——因为东西没找到而火气冲天或者坐在一边发呆，人家问他找什么东西他也答不上来。他再也不关心妻儿，但偶尔含着泪拥抱他们，他终日惶惶，食不甘味。

耶南太太预感到大祸临头，但因为她对丈夫的商业一点儿都不懂，故也不过问。有时，纵使过问，也被丈夫粗暴地拒绝了。于是她

便不再过问，只是每日提心吊胆。

孩子们看不到危险，安多纳德虽然有所感觉，但初恋的快乐使她不愿去想，对于她来说，乌云自会消散的——即使有不可避免的事，等它发生了再看也不迟。

最能理解银行家的苦闷心绪的应该是小奥里维了，父亲的痛苦也传给了他，因为他什么都不会，故他不敢说，并尽量不去想；他和他母亲和姐姐一样，盲目地认为我们不愿看见，祸事就不会来——那些可怜的人一受到威胁，便像鸵鸟似的藏起来，以为灾祸会这样过去。

然而，说银行的资本已全部亏空的谣言终于开始传播了，虽然银行家在主顾们面前仍镇定自若，可是有几个人要求提款，耶南一下子觉得完了。他拼命因别人不信任而发火——这更引起人们的怀疑，于是提款的人纷纷涌来，耶南在绝望中孤注一掷，他做了个糊涂的选择，他携带所有的钞票做了个短期旅行——到附近的一个温泉浴场去赌博，把所有的钱输光。

他的这次旅行引起小城人们的慌张，大家都认为他逃啦，耶南太太费了很大的劲儿应付债主，以求他们再等等。许多人虽不相信这话，却因为耶南家长期的信誉，相信耶南家即使出了乱子，也不至于没法弥补。而耶南明白自己只有一条路可走，他一下火车，虽然疲惫却是非常镇定——这个态度恰好证实了人们的想像，他在火车站大道上跟几个遇到的朋友从容地聊天，谈着有几个星期缺乏雨水，而葡萄长得挺好，还提到晚报上登的倒闭的事。

耶南回到家后，妻子急切地诉说了人们的态度，他装作没事。而耶南太太却因为骄傲什么也不问，只是努力看他的脸色，想知道他这次出门有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可耶南避而不谈那桩事，只是说天气太热，又累又乏而头疼欲裂，随后坐在桌子边吃饭，这可把耶南太太想与他接近、逗他说出实情的意念打消了。

耶南吃的饭很少，很疲倦，眉头紧蹙，想着心事，不时用手指弹着桌子，又讨厌受人注目。两个孩子因为气氛静默而有点儿害怕，而妻子却因为生气而沉着脸，只是暗暗观察他的动作。晚餐快完了，耶南清醒了许多，开始逗孩子们说话：问他出门后孩子们做了些什么——但他却心不在焉，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只听到他们在说，似乎没看见他们。所以，敏感的奥里维说到一半便打住，不想继续下去。而安多纳德有点儿窘，把手放在父亲的手上，或轻轻碰他提醒他注意，唧唧呱呱地说个没完。耶南却沉默着，轮流看着他的儿子和女儿，脸上

的皱纹逐渐加深。女儿的话还没说完，他再也坚持不住，走向窗边，以免别人看透他。孩子们在晚饭后，耶南太太打发他们到后园玩耍去了。不到一会儿，便传来他们嬉戏的声音，耶南太太望着丈夫的背影，忽然有一股强烈的冲动，哑着嗓子问道：“安东尼，你怎么啦？你是不是有心事……是的！你有些事瞒着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还是只是不舒服？”

“没有，别烦我！”耶南不耐烦地耸耸肩，顶了回去。

耶南太太愤愤地走了，她暗中发誓，无论丈夫遇到什么事，她再也不问。

耶南走到花园里，安多纳德大笑着，要弄她的弟弟，要他跟她一块儿奔跑，可小奥里维拒绝了她，靠在阳台的栏杆上，离父亲很近。当安多纳德还纠缠时，他不高兴地推她，她只说些难听的话，见没人搭理，便独自进屋弹琴去了。

外面只剩下父子俩，

“怎么啦？孩子，你怎么不再玩了昵？”父亲柔声问道。

“我累了，爸爸。”

“好吧，陪着我坐一会儿吧！”

他们坐下了，九月的夜色分外清朗，喇叭花的香甜气息和花坛墙脚下泥土味儿混在一起，浅黄色的蛾绕着花飞，对岸的人悠闲的语声隐隐传来，而安多纳德在屋子里的琴声也缥缈地传送过来。耶南握住奥里维的手，抽着烟，孩子只望见黑影逐渐遮住父亲的脸，而他的烟斗里的星星的火光，一明一暗，终于完全熄灭了。此刻两人都不说话，静静享受这寂静幽美的夜。终于，奥里维问了父亲几颗星的名字，像所有布尔乔亚人一样不懂天文的安东尼，除了几个著名的大星宿外，其他都不认识，但他假装知道，然后把那熟悉的名字一一道出。奥里维也不反驳：他只要听到父亲在讲那神秘的星空，就觉得有趣。而且，他也不想知道，只是以此来接近父亲而已。此刻，他们又静默下来。奥里维把头枕在椅子靠背上，张着嘴，仰望天空，父亲的手传来的温暖令他迷迷糊糊。突然，他感到他颤抖起来，奥里维很诧异，便假装轻快地说：“噢，爸爸，你在发抖！”

耶南听见后赶忙把手缩了回去。

过了一会儿，满脑子胡思乱想的奥里维问道：“爸爸，你也累了吗？”

“嗯。”

“别太辛苦了，爸爸。”孩子又亲切地说。

耶南紧紧地抱住奥里维，低声喃喃道：“可怜的孩子！……”

但奥里维又去想别的了。每到星期四，晚饭后他都要看书，那是他最大的乐趣，任何事都不能耽误他。当钟楼的大钟敲响时，小奥里维挣脱了父亲的手：“爸爸，我要看书去了。”

耶南让孩子走了，自己又踱了一会儿步，随后也进去了。

房里，孩子与母亲围坐在灯下，安多纳德往胸襟上缝丝带，嘴里轻轻哼着歌。奥里维听了很烦，拧着眉头，用双手掩着耳朵在看书。耶南太太一边缝补一边和老妈子闲扯——她讲些好玩的故事，语气滑稽，安多纳德还学着玩。耶南注视着他们，但谁也没看他，他迟疑地站了一会儿，又随手翻了翻一本书。他简直没法呆在这儿，便吻了吻孩子们就出去了，他的吻很热烈，有些异常，但两个孩子都没有觉察。他在隔壁的屋子里站着，当老妈子走了，耶南太太拿了条被单轻轻走进来，他迟疑一下，走过去说：

“请你原谅我刚才的粗鲁。”

耶南太太很想对他说：“可怜的人，我没有生气，但你究竟怎么了？干吗不说出来呢？”

可她复仇的心理却令她说道：“别烦我，你那么凶，我连个佣人都不如！”

于是，她又恶声恶气地开始唠叨他。

耶南苦笑了一下，做了个手势制止了她，走开了。

当晚，谁也没有听到枪声。到第二天事情发觉之后，邻居们才记起半夜有“啪”的一声，好像是在甩鞭子。

过了一两个小时，耶南太太醒来，发现丈夫不见了，惊慌起来，在房间里乱找。当她发现他坐在椅子上，在桌面上趴着，鲜血还在往外一点一点流时，她大叫了一声就失去了知觉。家里的仆人们都惊醒了，把她扶起急救，同时把男主人的尸体放到床上，而孩子们却没有出来，奥里维虽听到外面的嘈杂声很想去看个究竟，但终究怕吵醒姐姐而继续睡过去了。第二天，虽然孩子们还不知道，可消息已在城里传开，老妈子哭哭啼啼地说出去了。出殡那天早晨，法院就派来办手续的人，而银行家的顾客们拿出一副凶狠的嘴脸来对着那孤儿寡母大骂一通。因此对于两个孩子来说，那天他们恐惧多于难过。在大家的骚乱中，他们连安安静静地哭的权力也没有，安多纳德独自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出于自私的念头，拼命想着她的男朋友——只有这个

念头才能帮助她逃避可怕的现实，她认为他会来安慰她，她每个钟点都在家等她男友——可是没人来，连个字条都没有，丝毫同情的表示也没有。

几天内，这个家庭终于完全崩溃了，主人死了，失去了所有的家产、地位、名誉和朋友——他们生存的基础都不存在了。母子三人都很看重名誉因而感到格外痛苦，其中安多纳德是最痛苦的——因为以前她根本不知痛苦为何物，而耶南太太与奥里维天生就是悲观的，故这个打击他们还能承受。当然这很可悲，但比一个乐观、幸福的人突然之间陷入痛苦，或被逼面对现实感到不平则要好多了。安多纳德突然看见了社会的丑陋，她终于开始面对人生了，她把父亲、母亲和兄弟统统批判了一番，而当母亲和兄弟伤心欲绝时，她却独自品尝痛苦。她在绝望地想着过去、现在和将来，她并不幻想依靠谁，因为她已经看到自己已一无所有了，没了希望和依靠。

葬礼凄凉得很丢人，昔日的亲友无情无义地抛弃了孤儿寡妇。偶尔跑来个人露一下脸，但他们的窘相却令人难堪，那仿佛是对他们的恩赐，脸上又带有难看的鄙夷同情的意味，而家族所带来的只有恶毒的责骂。在布尔乔亚人眼中，倘若一个人不肯忍辱偷生而宁愿死，他是不可原谅的，那仿佛是在说：“最不幸的是生活在他们中间。”那么，他们就会以最严厉的法律来对付他，更何况耶南是令他们遭到损失的人，于是他的自杀不但没有得到同情，而且被认为罪无可恕，故教堂是不能接受一个自杀者的遗体的。

反正，耶南的自杀连最懦弱的人也指责他的懦弱——一个人放弃性命，同时又使他们的利益受损，使他们无法报复，他们气愤至极。而耶南经过怎样的痛苦才选择了自杀这条途径，是他们根本不会去想的事，他们要的是他要受到比这重千百倍的痛苦。当然，他既然逃脱了惩罚，为泄心头之恨，他们必须找人来承受——指责他的亲属。虽然，他们心里知道那是不对的，但他们还是必须那样做，才能泄愤。

耶南太太本来除悲痛什么事都干不了的，但一听到别人攻击她的丈夫，立刻忘掉悲伤——此刻，她发现她如此深刻地爱着她的丈夫，母子三人一致同意把所有财产拿去还父亲的债务，而一无所有的三人在当地却不能容身，于是决意去巴黎。

动身的情形就像逃亡，在九月里的一个凄凉的黄昏，浓雾笼罩四野，湿透的树丛耸立路旁，而母子三人要去墓地告别。三人跪在新隆起的墓穴四周，悄悄地淌着眼泪。耶南太太在搜索她丈夫最后的言